

燈亮，漢生坐在沙發上抽著菸，小雪正在茶几旁倒酒，拿了一杯給漢生之後，站在茶几旁喝著酒。

小雪：是 1930 年的 Scotch。

漢生：我還不知道妳開始喝起威士忌來了。

小雪：喔，是亨利出差帶回來的，他一向對什麼年份很講究，我喝起來都一樣。

漢生：亨利，哼！亨利。

小雪：你笑什麼？

漢生：沒什麼，我只是覺得，每次妳跟我提到亨利的時候，他好像我們一個共同的親人一樣，妳的語氣總是可以這麼自然，亨利。

小雪：不然呢？我和他的狀況你是知道的，他的確只是我的「親人」，這一點你清楚的很。

漢生：是，不過不是我的親人。

小雪：好，我知道，我不該在這種時候向你提到他，我該遵守規則。

漢生：我問妳，妳從來就沒有一點罪惡感嗎？

小雪：(笑) 對不起，你說什麼？這種話怎麼會是你來問我？如果要談罪惡感，最先該檢討的好像應該不是我。

漢生：回答我的問題，妳沒有罪惡感？

小雪：(走向漢生，坐在沙發扶手上。) 可能有吧，但是我一看到你，就顧不了這麼多了。這些話我早就都跟你說過了，我跟他的婚姻從頭到尾都是個錯誤。如果不是遇見你，我沒辦法想像我現在的生活有多可怕。

漢生：是因為我，還是什麼人都可以？

小雪：你在說什麼？好像你第一天認識我。

漢生：(小聲的) 我怕我快要不認識妳了。

小雪：艾克，你今天怎麼了？(摟住漢生) 突然在意起亨利的事來了。好了，我們不要再提那個討厭鬼了，他這次要一個星期後才會回來。今天晚上好冷，留下來陪我吧。

小雪欲對漢生做出親密動作，漢生起身將菸熄掉，順勢避開小雪。

小雪：我實在搞不懂你。你又不是第一天跟我在一起，為什麼到這個時候，你還要在意我跟他的關係？這是你一開始就知道的啊！(漢生不語，點起第二支煙。) 你沒有必要這樣折磨我，如果我對他還有一點感情，我現在就不會跟你在這裡。(走向漢生) 好了，幹麻這樣鬧脾氣呢？我們難得見面，別把時間浪費在這種無聊的事情上，好嗎？

漢生：(沉默一會兒，突然發話) 上個月我託人帶給妳的那幾本書，妳看了嗎？

小雪：書？

漢生：上個月，我託我的助理來了幾趟，拿了些書給妳。

小雪：喔，翻了一下，我一向對心理學的議題沒什麼興趣，現在它們還被堆在書架上。

漢生：嗯。

小雪：你不提我都忘了，那時我想你一定是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跟你聊過心理學的話題，但是一要我碰那些理論的東西，我就覺得很感冒。

漢生：喔，很抱歉那些書讓你覺得無聊。

小雪：有什麼好道歉的，不過就幾本書。

漢生：比起那些書，瑞克有趣多了吧？

小雪：**(頓)** 瑞克？

漢生：不會吧，妳忘了他的名字？

小雪：**(做出回想的樣子)** 喔，你是說你的助理。才見過幾次面，我一向不太去記那些不重要的人名。

漢生：是嗎？見過他的人很少不會記得他的名字，他可是個五官漂亮的年輕男孩，妳不這樣覺得嗎？

小雪：**(喝了一口酒)** 沒什麼印象了。對了，亨利還很好奇，是誰送了這些書來。我就跟他說，我最近對心理學議題很有興趣，就跟一個在做心理學研究的遠房親戚借了一些資料來讀。他竟然還跟著讀了一兩本呢！哈，你說好不好笑？

漢生：瑞克，瑞克。這個名字很難記嗎？

小雪：**(笑)** 而且你還成了我的遠房親戚呢，我還真會胡扯！

漢生：那個小伙子，他才 21 歲。

小雪：喔！對不起，說好不提亨利的，否則又要惹你生氣了。**(拿起漢生的杯子，轉身走到茶几旁。)** 再喝一點吧！

漢生：妳跟他上床了吧？

一陣沉默，小雪沒轉身。

漢生：果然，妳跟他上床了....對不對？

小雪：**(沉默)**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來質問我這些？

漢生：我真不敢相信！妳竟然...**(激動的坐回沙發)**

小雪：**(轉過身)** 那不過是個意外，當時，我並不是真的想....

漢生：並不是真的想什麼？事情就是發生了對不對？就是發生了！你們兩個真的上了床！

小雪：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漢生：妳憑什麼要我冷靜？

小雪：那天晚上，我真的心情很糟！當我知道你跟那個女人的事，我一直沒有辦法平靜下來，我當時覺得好孤單，好沒安全感。只是突然出現一個人...我就....

漢生：我跟那個女人？喔，所以你就跟我的助理上床好報復我，這是報復對吧！

小雪：你...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你在跟你的那些女人鬼混的時候，你有想過我的感受嗎？艾克，我不是不在意你的那些事，只是，我很清楚我們的關係，我自己是個有夫之婦，我又有什麼立場去約束你跟其他女人的關係呢？只是....我必須承認，那讓我很痛苦！我會覺得，我不過是你眾多女人中無足輕重的其中一個罷了！

漢生：妳明明知道不是這樣...

小雪：每次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其實從來就沒有擁有過你....我什麼都沒有.....

漢生：凡妮莎....

小雪：我沒有辦法玩你的那些「遊戲」。

漢生：我承認一開始妳是在我的「遊戲」之中，但是妳知道嗎？當我知道妳跟瑞克上床的那一刻，我發現我徹底的崩潰了！我必須坦白，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讓我有這樣的痛苦，我身邊的女人總是來來去去，可是妳....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坐回沙發雙手抱著頭）

小雪：所以....這對你來說....是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漢生：我不知道...我有點亂了....我需要冷靜一下....

小雪：只是跟一個我不愛的人上了床？

漢生：別再說了....

小雪：那亨利呢？你也從來沒有這樣介意過，你知道我不愛他的。

漢生：那不一樣！

小雪：有什麼不一樣？他還是我先生呢！

漢生：瑞克是第三個人！除了我之外的第三個人！

小雪：我實在搞不懂你。

漢生：我就是沒辦法....

小雪：既然你沒辦法接受，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事情已經是這樣了.....你沒辦法原諒我，我也無話可說....

漢生：讓我靜一靜....

小雪：如果你現在想離開我，就走吧！反正我也沒有差別，有沒有你我都覺得很孤單。我想，與其這樣子受你折磨，不如跟那個無聊的亨利生活一輩子，至少不用承受這些痛苦！

漢生：不要這樣子....

小雪：這樣子事情就簡單的多。

漢生：妳知道我辦不到的！小雪....

小雪：（頓）凡妮莎。

漢生：（抬頭）嗯？

小雪：是凡妮莎，你剛剛叫我小雪。

漢生：喔，是嗎？對不起，（揉了揉臉）我八成是有點醉了。

小雪：(笑) 誰叫你排戲要帶真的酒。
漢生：好好好，我下次會記得買烏龍茶。
小雪：不過這酒還挺不錯的，真的是 1930 的 Scotch？
漢生：不是，是我沒喝完的 Jack Daniel's，我把它裝到道具瓶裡。
小雪：這種天氣喝點酒排戲也不錯，最近實在是太疲憊了。
漢生：小雪....
小雪：對了，剛才那裏，我覺得我們的轉折太快了。
漢生：哪裡？
小雪：就是你直接揭穿我跟瑞克上床那句話之後，我想應該再停頓久一點。因為我的沉默，讓你確定我跟瑞克是真的上了床，然後你再說「果然，妳跟他上床了....」，這樣會不會比較合理？
漢生：嗯，那我再多停一會兒。
小雪：但是也別停太久，只要比剛剛再多一下下就差不多了。因為你也是瞭解凡妮莎的，她沒有開口否認，你也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漢生：我不覺得我有瞭解過妳....
小雪：我們要做的只是抓住那個停頓的 timing。如果氛圍營造成功了，接著兩人爆發的那場戲就會很精采！（頓）對不起你剛剛要說什麼？
漢生：沒什麼。好，那我們從那之前一點再來一次吧！嗯，我看是到哪裡，妳說「而且你還成了我的遠房親戚呢」那裡。啊，不好，還是從我問你看書了沒那段開始好了，這樣情緒比較好接。
小雪：好，你的位置在那。

兩人就之前的定位。

漢生：上個月我託人帶給妳的那幾本書，妳看了嗎？
小雪：書？
漢生：上個月，我託我的助理來了幾趟，拿了些書給妳。
小雪：喔，翻了一下，我一向對心理學的議題沒什麼興趣，現在它們還被堆在書架上。
漢生：嗯。
小雪：你不提我都忘了，那時我想你一定是誤會我的意思，我是.....
漢生：(打斷) 小雪，我...
小雪：怎麼了？這裡有什麼問題嗎？
漢生：沒有，我是想說...妳...妳覺不覺得我們...我是說我跟妳....
小雪：我看你是真的有點醉。我們今天先排到這裡對吧？
漢生：喔，不是，其實我還可以的。
小雪：我看也差不多了，再排下去也不太有效率。
漢生：可是...

小 雪：我想剛剛說的那個點記住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明天一早還要給導演看呢，早點回家休息吧！

漢 生：嗯....也好。

小 雪：那我來叫個車。(拿出口袋裡的手機)

漢 生：不用了，我開車送妳吧。

小 雪：沒關係，我自己回去就好。

漢 生：我...我順便想跟妳聊聊。

小 雪：我看你也累了，明天早上再討論吧。

漢 生：跟戲無關的，我想私下跟妳聊聊。

小 雪：是這樣的，上次你送我回去，我先生有點誤會。(笑)不過不關你的事啦！你知道的，外面的人不了解我們幹這行的，他們總是有很多想像空間。

漢 生：也許這不是想像....

小 雪：(頓)不管是不是想像，終究要回到現實不是嗎？

漢 生：爲什麼要逃避呢？小雪，我明明可以感覺到妳...我們...

小 雪：(打斷)理由很簡單，漢生。你要知道，我並不是凡妮莎，有些事是行不通的。

漢 生：可是...

小 雪：況且，你也沒有艾克的勇氣，這一點你不得不承認吧！

漢生啞口無言的看著小雪，沉默。

小 雪：好了，我得先回去了。(試著打手機)這裡收訊怎麼這麼差？我出去攔車好了，先這樣吧！你也早點回去休息囉！(往翼幕走去，又停住，回頭。)對了，明天記得買烏龍茶喔！拜！(走進翼幕)

漢生看著小雪離開，呆站了一會兒之後，走向沙發坐下，把杯子裡剩下的酒一口飲盡。他獨自坐了一會兒過後，右上舞台的翼幕中，一道微微的光漸亮。光線中走出一個男子，大約三十多歲，穿著六零年代樣式的復古西裝。他的神情略顯蒼白，明顯和漢生有著不一樣的色調。男子拿起酒杯倒酒，倒完之後看了看酒瓶。

艾 克：1930 年的 Scotch？

漢 生：(抬頭看向男子)喔，不是，那只是道具瓶子。不過你喜歡的話可以喝一杯，我個人覺得 Jack Daniel's 的味道好得多。

艾 克：(喝了一口) 嗯，是不賴。你還要不要來一點？

漢 生：(雙手抱著頭) 我喝的夠多了。

艾 克：對了，漢生。我覺得你對第二場的詮釋有點錯誤。

漢 生：什麼？

艾 克：就是你和凡妮莎坦承你在外面的那些風流史那裡。我要告訴你，我心裡可沒有像你表現的那樣輕鬆。

漢 生：你是說？

艾 克：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是我第一次可以發自內心的向一個女人坦承我的一切。而且當時我在她面前，突然脆弱的像個小孩，那時我意識到，這個女人對我來說很不一樣。

漢 生：街景那場？

艾 克：我們是在花園。

漢 生：對，第二場是花園，我想起來了。

艾 克：以前我跟身邊的女人說我的風流史，目的很簡單，不過是某種程度的炫耀。可是我看著凡妮莎，我感覺我的靈魂正在向她求助。我心裡想說的是，那些關係並沒有給我帶來真正的快樂，直到遇見她，我第一次感覺自己這麼真實！

漢 生：所以....我的詮釋哪裡錯誤？

艾 克：你向她說這些事的時候和跟別的女人說這些事的態度並沒有什麼不同，看起來就像在炫耀！

漢 生：嗯，我懂你的意思。只是我覺得在那裡還不能表現的太過於陷入這段感情，畢竟他還不能確定是否真的可以掌握凡妮莎。所以他用之前對其他女人的一貫方式來說出他的風流史，一方面也是看看凡妮莎的反應，好探測她心裡真正的想法。

艾 克：不對，不對，你完全誤解了！

漢 生：我是這樣認爲的。

艾 克：可是你要知道，後面已經沒有篇幅了。如果在這場戲裡，你沒有流露真情，觀眾怎麼知道凡妮莎對我的意義和其他女人有什麼不同？接著我發現他跟瑞克上床，我的痛苦就沒辦法被突顯出來，因爲觀眾會以爲我只是被另一個比我會玩弄感情的女人擺了一道而惱羞成怒罷了！

漢 生：我會做這樣的詮釋，可是我認真思考過的。雖然我同意你的說法，但是我也覺得我這樣做沒什麼不可以。

艾 克：不行的，這樣行不通。

漢 生：誰規定我非得照你的詮釋方式？

艾 克：理由很簡單。（頓）因爲我才是艾克。

漢 生：哼！

艾 克：你不過是在扮演我，我才是真正的艾克，只有我最清楚我自己的心理過程。

漢 生：說的好像全世界只有你最瞭解艾克。

艾 克：難道不是嗎？艾克·史坦尼斯。1934年生，現年三十四歲，父親是煙草商人，母親很早就離家。我十三歲進過感化院，十九歲有過一次婚姻，短短兩年就結束了。一直以來靠寫作維生，不過都是些描寫男女愛慾的

情色作品。但在寫作圈還算小有名氣，不少三流作家的夫人和我的風流事也成了我書裡的題材。一次社交場合中我遇見了凡妮莎，我把她從無趣的婚姻生活中救了出來....

漢生：夠了！夠了！那是我替你寫的角色自傳。不用拿它來做自我介紹。

艾克：但是這些事情的確發生在我身上。

漢生：你不過是個虛構的人物。

艾克：你們認為角色是虛構的，但是對我來說，我確實存在，我是具體的。就像你確定自己是真實的。我跟你一樣，從沒懷疑過。

漢生：如果沒有我，你也不會在舞台上具像。

艾克：沒錯，是你的意念把我具像的，要不然我不會站在這裡。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角色，被劇作家創造出來之後，本來是個完整的生命。直到他們遇見了一些三心二意的演員，擅自竄改他們的角色邏輯。第一場和第二場表現的完全像是個不一樣的人，幸運的話，第三場也許又拉回一點原本的角色性格，下一場卻又出現了南轅北轍的詮釋方式，就好像舞台上出現了另一個人！

漢生：哈！這個說法倒挺有趣的。

艾克：一點都不有趣。這些角色的命運是很可憐的，他們被演員處理的支離破碎，缺乏完整性，以至於無法被具像。你差點就犯了這樣的錯誤。花園那場戲，你把我表現的太輕鬆了，那不是我。我得隨時提醒你，如果你一味的照你所想的我去表現，只怕你跟我會漸行漸遠，到時候我就很難在舞台上被具像。

漢生：好了，我快被你搞暈了！我現在沒心情跟你做什麼角色分析。

漢生拿了一根菸，艾克拿出口袋中的打火機幫他點了火之後，也替自己了一根。艾克走向左舞臺的立燈。

艾克：紅色燈罩？

漢生：又怎麼了？

艾克：沒什麼，凡妮莎最討厭紅色。

漢生：那不過是代用道具。

艾克：你知道她為什麼討厭紅色嗎？

漢生：為什麼？

艾克：她說紅色會喚起她心中最深層、最黑暗的慾望。那是她自己最沒有辦法掌控的那一面。

漢生：所以她喜歡穿白色洋裝？

艾克：也許吧。不過你知道嗎？在我們兩個第一次認識的那間小酒館，裡頭的門簾、桌巾，(摸了摸左舞臺的立燈燈罩) 甚至是燈罩，全是紅色的。

漢生：你是說那天晚上的紅色挑起了她的慾望？

艾 克：當然換成別人，我保證不是這麼回事。那天她遇見了我，紅色逼迫她不得不面對她心中最誠實的渴望，對我的渴望。

漢 生：我問你，你怎麼有辦法得到凡妮莎的？她畢竟是有夫之婦。

艾 克：我一向喜歡冒險。況且這樣的關係在我生命中也不是第一次發生，我指的是和有夫之婦在一起。當然凡妮莎很不一樣，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漢 生：你是說介入別人的婚姻，對你來說根本不是難事？

艾 克：你這樣又把我說的膚淺了。也許介入這樣的關係，對我來說不是難事，但是能不能掌握凡妮莎，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也看過當我發現她跟瑞克有一腿時失控的樣子。我原本認為我可以掌握東西的正在動搖！當時我發現了另一個不知道的自己。即使是虛構的角色，在人性上遇到的困境和你們真實的人遇到的沒有什麼兩樣，都是一連串的自我發現。當然，可能只限於一個好的角色。

漢 生：我卻連介入這樣的關係都沒有勇氣。

艾 克：你指的是？

漢 生：我沒有勇氣介入凡妮莎的婚姻。

艾 克：你介入凡妮莎的婚姻？（笑）是我介入凡妮莎的婚姻，不是你。

漢 生：喔，我是指小雪。

艾 克：小雪？

漢 生：小雪，她是扮演凡妮莎的演員。

艾 克：是嗎？她是個什麼樣的演員？希望她沒有把凡妮莎詮釋的太糟，很多人都會不小心把凡妮莎演的像個人盡可夫的爛貨！

漢 生：她是個有著特殊氣質的女生。就像你在戲裡對凡妮莎的描述一樣，精緻的外表下有著沉靜的特質。

艾 克：你是指她的外表跟凡妮莎的角色形象很接近？

漢 生：嗯，她長的跟戲裡對凡妮莎的描述沒什麼兩樣。她很美。

艾 克：你愛上她了？

漢 生：嗯，你要這樣說也可以。但不只是我單方面的感覺。應該說，我們之間有些情愫。

艾 克：所以你剛才說你沒有勇氣是指...

漢 生：我沒有勇氣介入她的婚姻，她結婚了。

艾 克：（笑）哈，她該不會也有個不愉快的婚姻吧？

漢 生：這一點我倒不知道。但是好幾次我可以確定從她的眼神中看到她對我的渴望。那是一股很可怕的力量，我好幾次都快不能控制我自己，我知道我是真的愛上她了。

艾 克：你確定你看到的是小雪的渴望而不是凡妮莎的渴望？

漢 生：有差別嗎？

艾 克：當然有差別，或許你感受到的是凡妮莎對你的情感，而不是小雪。

漢 生：喔，你指的是這個，或許我不是個非常好的演員，但是至少我還分辨的

出我是對角色產生感情還是對演員產生感情。

艾 克：我是指小雪對你，你確定你沒有誤解你們倆之間的「情愫」？

漢 生：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因為她的確暗示過我。可是問題在於，我不像你，可以自由的在這種關係裡打滾，她畢竟結了婚，我沒辦法再更進一步。

艾 克：**(把玩著左舞臺的立燈燈罩)**即使擺了紅色燈罩也不管用？

漢 生：什麼？

艾 克：漢生，這就是我跟你性格上的差異，我從來不覺得「道德」是個什麼樣了不起的東西，那不過是阻礙人性的一種規則。好笑的是，這種規則還是人定出來的，人因為害怕自己心中的欲望使自己的行為失控，於是定了一堆愚蠢的規則來壓抑那些自由意志。可是卻不知道，這樣只會帶來反效果。控制的下場就是助長了慾望的萌生！

漢 生：你別把我講的跟傳教士一樣，如果我真的覺得「道德」是個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我大概連想都不敢想我會跟她有什麼發展！

艾 克：但是你不能否認如果你真的跟她有什麼發展，你還是會有罪惡感，我說的對不對？

漢 生：我有想過這個問題，可是我得到的答案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我發現就是這樣的罪惡感讓我更想擁有她的感情！

艾 克：這就是我說的，控制慾望的下場！

漢 生：不瞞你說，每次在扮演艾克的時候，我都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快感，就好像藉著艾克這個角色，把我心中的想做的事都一一實現了，我可以跟凡妮莎擁有一段刺激的關係，真實的我卻沒有辦法得到她。

艾 克：你說的是小雪。

漢 生：嗯，小雪。所有關於我跟她的情節都在我腦中演過一遍，你要是知道我想過些什麼，你絕對不會還認為我是個有「道德感」的人。

艾 克：畢竟你只是想而已，那些不過發生在你的腦中罷了！你還是什麼都沒做啊。你在害怕什麼？

漢 生：我不是害怕，我只是不想承擔一些後果，如果我真的介入別人的婚姻。

艾 克：那不是害怕是什麼？

漢 生：你不會了解的，你不過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角色，劇作家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你又不用承擔什麼後果，你比我自由多了！

艾 克：我一點都不同意你的說法，誰說我比你自由？我也有我要承擔的東西，這根本不是什麼角色跟真人的差別！說到底不過就是你懦弱。

漢 生：這跟懦弱沒有關係。

艾 克：就是懦弱，你承認吧！有時你也痛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像我這麼敢冒險去追求一段關係，因為你害怕承擔你所謂的後果。於是你壓抑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努力做個偽君子。我就不一樣，即使要承擔些什麼，我還是照我的意願的做了。起碼在這一點，我比你「真實」多了！

漢 生：你不瞭解我的痛苦！每天有很多想法在我心理面不斷的拉扯。如果她真

的放棄她的婚姻，我們要一起承擔的責任太多了！可是我又無法阻止我對她的感情，像這樣的掙扎已經快把我逼瘋了！你不能光是指控我懦弱，我也不是沒有想過要更進一步。今天晚上，就是你來之前，我鼓起勇氣想要跟她說些什麼，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問題....我覺得我好失敗！

艾 克：你要是表現的義無反顧，我看她也不會有所遲疑吧？

漢 生：我也不像你那麼有自信！

艾 克：自信？（笑）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個有自信的人。

漢 生：至少你總是得到你想要的女人，不是嗎？你身邊的女人一個接著一個，你可以大玩感情遊戲，然後拍拍屁股走人之後，什麼都不用管。女人都吃你這套，你比我幸運多了！

艾 克：你覺得這算幸運嗎？我會這樣，是因為我極度缺乏安全感，我害怕失去，只好在我失去之前趕緊抽身離開。那種來來去去的關係一點都不能讓我快樂，不過是一種逃避。我甚至真的以為我會這樣過一輩子，直到我遇見凡妮莎。

此時，右上舞台的翼幕的那道光再度漸亮，光線中走出一個女人，觀眾看到她就是和之前扮演小雪的演員是同一個人，只是跟之前出場的服裝不同，她換上了一襲白色的連身洋裝。神情中略帶蒼白，和艾克有著相同的氛圍。

凡妮莎：（微笑的）你們在聊什麼啊？

漢生和艾克同時轉身看向她。

艾 克：親愛的！

漢 生：小雪？

凡妮莎：希望我沒錯過什麼精采的。（走向艾克）

艾 克：我們正在談論妳呢！（摟住凡妮莎）

凡妮莎：是嗎？你說了我什麼壞話啊？

艾 克：喔，可多了！你可以問問他。

凡妮莎：（笑）我就知道，你真可惡！

凡妮莎與艾克兩人狀似親密，漢生顯得有些不自在。

漢 生：妳是凡妮莎？

凡妮莎：哈囉！

漢 生：不可能。妳從來沒有這麼具體的出現過。

艾 克：你可以相信具像在你面前的我，卻不能相信凡妮莎站在你面前？

漢 生：可能是因為.....她跟小雪實在太像了，我剛剛還以為她是小雪。

凡妮莎：小雪？

艾 克：就是扮演你的一個女演員，和你一樣是個有夫之婦。

凡妮莎：喔！我警告過你不許在我面前提到這個字眼。

艾 克：對不起，親愛的，我不是故意的。

漢 生：凡妮莎....我是漢生。

凡妮莎：我知道，你就是那個每天晚上想著我的漢生，對不對？（對漢生使出一個曖昧的微笑）

漢 生：（有點尷尬的）嗯。

艾 克：你知道嗎？剛剛這個傢伙對我坦承了好多他對你的...

漢 生：你別亂說！

艾 克：喔，抱歉。不是對你，是小雪。漢生很羨慕我跟你的關係喔，他自己卻沒辦法....

漢 生：（打斷）你可以閉嘴嗎？沒必要由你來發表我的秘密。

艾 克：有什麼關係？她又不是小雪。

漢 生：她實在跟小雪長的太像了！你跟她說這些，讓我覺得好赤裸...況且，我從頭到尾都沒說過我羨慕你！

艾 克：你只是不想承認。

凡妮莎：小雪跟我很像嗎？

漢 生：簡直一模一樣。

凡妮莎：可是你跟艾克並不像。

漢 生：嗯，我們是不像。

艾 克：你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嗎？

漢 生：這你可以去問導演，演員是他挑選的。

艾 克：你別忘了，你現在看到的我們是你對這兩個角色的認知所具像出來的形體。不只我，包括凡妮莎也是。

漢 生：你的意思是？

艾 克：你之所以跟我不像，是因為你認為我們是有著完全不同性格的人。至於凡妮莎，你認為她就是小雪。也就是說，你愛上的是同一個人。

凡妮莎：（笑）哇~你徹底的愛上我了。

艾 克：不過凡妮莎愛的是我，她從來不會愛上一個懦弱的人！

漢 生：夠了！

凡妮莎：艾克，你還真是自大。

艾 克：我說錯了嗎？在這個劇本裡，我是你最後的，也是唯一的選擇。

凡妮莎：那可說不定喔！（走向漢生摸了摸他的衣領）我開始覺得他其實也挺可愛的。

漢 生：（似乎被凡妮莎的舉動迷惑，順勢握了凡妮莎的手。）凡妮莎....

艾 克：（上前把凡妮莎抱住，漢生見狀鬆開手。）你就是這樣子，總喜歡折磨我。

凡妮莎：**（輕輕從艾克的擁抱中掙脫）**你又何嘗不是？**（走向左舞臺的立燈）**好漂亮的燈罩！

漢 生：這是小雪選的，妳也喜歡對不對？

艾 克：妳不是最討厭紅色？

凡妮莎：你忘了我告訴過你爲什麼嗎？

艾 克：我當然記得，妳害怕紅色挑起你心中最底層的慾望。

凡妮莎：那就對啦！人總是害怕面對他們心裡面最想要的！其實.....我愛死紅色了。

漢生看向艾克，對他使了一個勝利般的笑容。艾克不理會，轉過頭去點了一支菸。

艾 克：我看我越來越難瞭解妳了.....尤其是發生了瑞克那件事情之後。

凡妮莎：艾克，你就是這樣，總是以爲你很瞭解我。我必須說，會發生瑞克那件事，你要負很大的責任。

艾 克：我要負責？是妳背叛我的。

凡妮莎：你不要忘記，你也讓我嚐過這種滋味，而且不只一次。

漢 生：所以妳真的是在報復他，對吧？

艾 克：不會的，妳說過妳只是一時的失去控制。難道妳真的是因爲...

漢 生：快告訴他真相，凡妮莎！

艾 克：告訴我妳不過是一時的衝動對不對？

凡妮莎：我沒有必要跟你們坦承這些。

艾 克：妳當然不用對他坦承，可是我跟妳是同一個劇中的倆個角色，我有權利知道妳心裡真正的想法！

凡妮莎：艾克，你有沒有想過，在這個劇本裡，我們愛的就是彼此眼中所認識的對方。如果我們之間沒有秘密，說不定我們就不會相愛。這個劇本也不會成立。

艾 克：我真的搞不懂妳...

凡妮莎：你當然不可能搞懂我心裡真正在想些什麼，因爲即使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的行爲是出自心中的哪些想法。我有時候做了一些事情，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走向漢生）**就像我現在也搞不懂自己爲什麼覺得這個傢伙挺吸引人的.....

艾 克：妳在跟我玩遊戲！

漢 生：凡妮莎，我知道妳對我的感覺，我可以感受的到.....

艾 克：你醒醒吧！她不過是在報復我，就像拿瑞克來報復我是一樣的道理。

漢 生：閉嘴！你根本沒資格擁有凡妮莎。

艾 克：**（怒視漢生）**你說什麼你！

漢 生：連你都不能否認他和瑞克上床，是有那麼一點報復的成分在。凡妮莎，

如果你選擇的是我，這件事根本不會發生。因為我不會像這個男人一樣對妳。

艾 克：哈！真是專情的讓人感動！

凡妮莎：這樣說來好像挺有道理。

艾 克：凡妮莎！

漢 生：凡妮莎，我不會讓妳痛苦，我們兩個在一起才不會彼此折磨！

凡妮莎：是嗎？

艾 克：喔！這是我見過最精采的告白！

漢 生：閉嘴！凡妮莎，離開他吧！

凡妮莎：（笑）我好像有點心動了，說個我應該跟你走的理由吧！

漢 生：因為....我才是真正瞭解妳的人。

凡妮莎：你真的認為你瞭解我？

漢 生：我每次看著劇本，解讀妳所有的心理過程，我知道妳的痛苦。

艾 克：有人炫耀起他做的「角色功課」了！

凡妮莎：你指的是你每晚對我的那些性幻想？（艾克放聲大笑）我甚至還不能確定那是小雪還是我呢！你真的覺得你很瞭解我？

漢 生：至少我比他....

凡妮莎：專情？可是如果我遇見的是你，我們根本就不會開始。

漢 生：為什麼？

凡妮莎：因為你根本不敢介入我的婚姻！

漢生楞住，不語。

艾 克：說來說去，還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你懦弱。這下你不承認也不行了！

凡妮莎：抱歉囉！漢生。要不是劇本早就寫好了，說不定我真的會考慮你的！

漢 生：為什麼不行？妳現在還是可以選擇我的！跟劇本有什麼關係？

艾 克：當然有關係，劇本裡寫的就是我跟凡妮莎相愛。只要我存在，凡妮莎就不可能愛上別人。

凡妮莎：除非...

漢 生：除非什麼？

凡妮莎：你有勇氣把我從艾克身邊搶走。

艾 克：親愛的，別開他玩笑了。妳明知道他是個膽小鬼。

凡妮莎：那我就沒有別的選擇囉，漢生。

漢生一手抓起左舞臺的立燈，衝向艾克並砸向他，凡妮莎見狀尖叫並後退了一步。艾克倒地不起。漢生丟掉手上的立燈，呆站在原地，場上沉默了好一會兒。

凡妮莎：你在做什麼？

漢 生：凡妮莎！妳可以跟我走了！艾克他已經死了！

凡妮莎：可是....

漢 生：艾克他消失了！妳現在可以選擇我了！

凡妮莎：可是你不能殺死他的。

漢 生：爲什麼不行？妳不是一直說我沒有勇氣嗎？妳看，我現在不是做到了！

這時艾克慢慢地站了起來，拍了拍身上的灰塵。

艾 克：因爲你根本殺不死我啊！

漢 生：**(轉頭看向艾克)**爲什麼會這樣？

艾 克：我不過是你的意念所具像出來的形體，又不是血肉之軀。請問你要怎麼殺我呢？

凡妮莎：我說了，你殺不了他。

漢 生：意念？

艾 克：**(笑)**你怎麼會這麼天真，想要殺死我？

漢生呆站著看了看其他兩人，凡妮莎對他展露了一個同情般的微笑。

漢 生：意念....

艾 克：是啊，意念。你要知道，被具像在舞台上的角色靈魂將會永遠存在於劇場裡，所以你是殺不死我的，我永遠不會消失！我只會被遺忘，被觀眾遺忘。漢生，你別擔心，總有一天我也會被你遺忘的！等你再演了無數個角色之後，也許我會漸漸的在你腦海裡消失的。

凡妮莎：走吧！親愛的，亨利那傢伙明天就要回來了，我們不要在這裡浪費時間了好嗎？

艾 克：**(走向前摟住凡妮莎)**不是說好不提亨利的嗎？

凡妮莎：**(笑)**好！好！好！不提亨利。

凡妮莎和艾克狀似親密的離開。凡妮莎經過茶几，拿起桌上的酒瓶。

凡妮莎：哇！1930 年的 Scotch！

艾 克：走吧！那不過是道具。

凡妮莎和艾克從右上舞台的翼幕離開。場上留下漢生一人，獨自坐在沙發上。

漢 生：**(恍惚的)**小雪...凡妮莎？

燈光漸暗。劇終。